

凤轻

著

盛世医妃

下

平叛乱，治瘟疫，金陵城中杀机无数。
新婚夫妻俩携手并肩斗权贵、斗渣爹、坑新皇，
是否能杀出一条安稳平坦的通天大道？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凤轻 著

盛世医妃

下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世医妃 / 风轻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552-3515-6

I. ①盛…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8212号

书 名 盛世医妃

作 者 风 轻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

特约编辑 崔 悦

版式设计 李红艳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48

字 数 7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3515-6

定 价 79.8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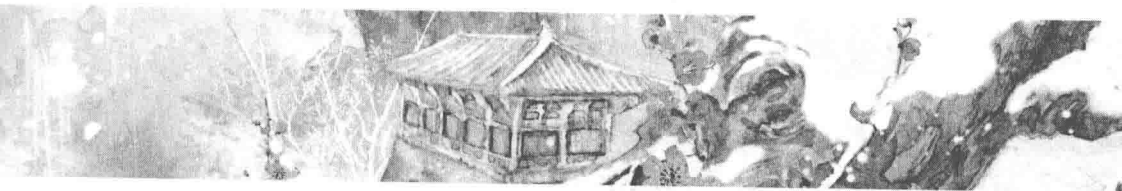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38

目录 [上]

CONTENTS



楔子	001
第一章 南宫无瑕	003
第二章 初回金陵	049
第三章 自取其辱	095
第四章 色即是空	139
第五章 乱起辰州	174
第六章 战地红颜	211



目录【中】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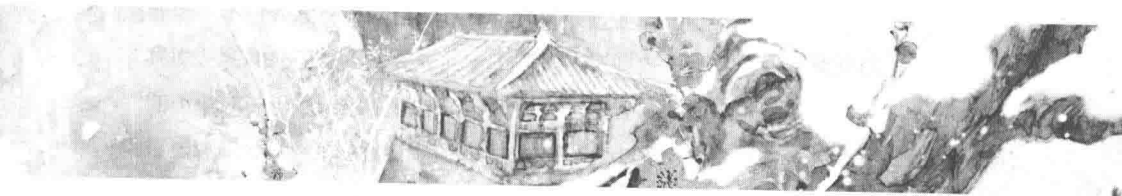
第七章	汉王宝藏	251
第八章	星城郡主	291
第九章	自作自受	330
第十章	大婚之期	366
第十一章	新婚燕尔	408
第十二章	所谓真爱	450



目录 [下]

CONTENTS

第十三章	金陵世家	489
第十四章	如疯似魔	527
第十五章	灵州之乱	568
第十六章	帝王之殇	612
第十七章	皇权博弈	686
第十八章	血溅宫闱	720



第十三章 金陵世家



善嘉县主芳辰将至，一张请柬送到了南宫墨面前。朱家献药救太子有功，朱初喻刚刚被陛下封为县主，这个面子自然不能不给。不过，虽然朱家正如日中天，一副强势崛起的模样，但是南宫墨总觉得有事情要发生。

位置只有那么多，有人上来自然就有人要下去，陛下如此破格提拔朱家，只怕金陵城中那些世家要开始感到不安了。

朱初喻芳龄十八，这在金陵城里其实已经是有些尴尬的年纪了。权贵之家的女子，十八岁还未出阁的少之又少，就是家里想要多留两年，也大都早已定下了亲事，却从未听过朱家小姐定亲的消息。不过如今一朝被封为县主，倒是有些“一家有女百家求”之势，俨然便是金陵未出嫁的闺秀中的第一人。

如今金陵各大家族中，除了谢家早已退出朝堂，朱家从商，剩下的八大家几乎掌握了金陵皇城中近半数势力，朝堂之中更是党羽遍布，也难怪帝王都隐隐有些不放心了。

一旦陛下驾崩，新帝软弱，这些年被弹压的世家立刻便会重新崛起，皇帝这个时候扶持朱家只怕是想要将世家一网打击。而作为皇帝手中的利刃的朱家，在和这么多权贵世家面对面的博弈之后，还能剩下多少？最后怕也只能落得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结局。

南宫墨不知道朱家选择投靠太子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这些，或者是他们想到了也无可奈何，因为真正执棋的人并不是仁善温雅的太子，而是皇宫里那高高在上的皇帝陛下。

“见过星城郡主。”

高义伯府，朱初喻穿着一身淡紫色衣衫，娴雅婉约，美丽的容颜上带着浅笑，令人一见之下好感倍增。见到南宫墨从马车上下来，朱初喻立刻迎了上来，恭敬地盈盈一拜。

南宫墨淡然微笑：“善嘉县主，不必多礼。恭贺县主芳辰。”南宫墨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朱初喻，发现这些时日里，朱初喻确实是变了很多：娴静、温婉、大气、高贵，就连她看自己的眼神里也没有丝毫敌意或不甘，仿佛之前那些不愉快都是南宫墨的错觉。

南宫墨心中了然，现在的朱初喻只怕才是那个以女儿之身掌握着比朱家嫡长子更多话语权的朱家大小姐吧。这样的朱初喻无疑比之前更加不好对付，只希望她们不会成为

对方的敌人，毕竟这世上聪慧的女子还是多一些才有趣。

朱初喻浅笑道：“世子妃驾临，初喻荣幸之至，若有招待不周之处还望见谅。里面请。”

“县主客气了。”南宫墨点点头，跟着高义伯府迎客的人走了进去。

南宫墨直接被领到女眷们休息的水阁。刚一进门，陵夷公主便朗声招呼她过去：“无瑕，快过来。”南宫墨抬头望去，陵夷公主身边坐着的正是谢侯夫人和谢佩环等人。对着许久不见的谢佩环淡淡一笑，南宫墨快步走了过去：“见过陵夷公主。”

“什么公主！”陵夷公主不悦地睨了她一眼道，“叫姨母。不听话我可要找你婆婆告状了。”

南宫墨失笑，只得叫道：“姨母。”

“这才乖。”陵夷公主笑道，伸手将她拉到自己身边坐下。

“佩环，许久不见。”南宫墨坐到陵夷公主身边跟谢佩环打招呼，同时有些疑惑地看了一眼坐在谢佩环身边有些眼生的绿衣少女，“这位是……”

“这位是归化将军的爱女商念儿。”谢佩环含笑道，伸手将南宫墨拉到自己跟前，在她耳边低语了几句。南宫墨有些惊讶地看向那绿衣少女，绿衣少女脸色微红，轻声道：“世子妃。”

“商姑娘不必多礼。”南宫墨连忙笑道。

谢侯夫人也看向她们，笑道：“看来无瑕是喜欢念儿姑娘了？”

南宫墨淡淡一笑，原来这商念儿就是南宫绪为南宫晖选的未婚妻。看她容貌清秀，气质温婉，却不显得小气，坐在公主和谢侯夫人身边依然落落大方，南宫墨对她的印象还不错。

听了谢侯夫人的话，商念儿微红着脸低声道：“夫人……”

谢侯夫人笑道：“罢了，你们年轻姑娘说话，我这老太婆不插嘴了。”

三个姑娘坐在一起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倒也自得其乐。旁边几个闺秀虽然想往这边来跟陵夷公主套近乎，却都知道陵夷公主脾气不好，只得作罢。

高义伯府这水阁修得十分巧妙，是间四面都没有墙的敞殿，平日里四面以薄纱竹帘笼罩，显然是个夏日乘凉的好地方。今日宾客众多，纱帘竹帘都被卷了起来，坐在水阁中，四面都能观赏到园中景致，更是别有一番风情。

穿过水阁往外面望去，不远处正对着水阁的楼台上坐着不少青年才俊。南宫墨秀眉微扬，有些好奇地看向陵夷公主。陵夷公主掩唇淡淡一笑道：“闲着无事，说是以才会友什么的，只论才艺，不拘男女。那些，都是高义伯请来的客人。”

南宫墨听出了陵夷公主话语中的不以为然，心念微闪，顿时明了了几分。朱初喻已经十八了，也难怪高义伯府着急了。

朱初喻确实是个长袖善舞的女子，而且绝不会让人感到厌烦。她知道陵夷公主对自己没有好印象，所以也不往陵夷公主身边凑，只是淡淡地维持着身为主人应有的礼貌。

既然知道了朱家的用意，南宫墨也安然地将自己当成是置身事外的局外人，一心陪着陵夷公主旁观。展示才艺的地方就在水阁外面和对面楼台之间的那片空地上，双方都能看清楚场中的情景，又不用担心让这些待字闺中的女子觉得唐突，大家对朱家的安排颇为满意。

闺秀们这边的评审便是陵夷公主和谢家的当家主母谢侯夫人，另一边也自选出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评审，这原本就是临时举办的，倒也不需要多么严谨。

“咦？那儿怎么有个和尚？”坐在南宫墨身后的念儿低声惊叫道。众人抬头望去，果然看到一个白衣如雪的年轻僧人被人领着请上了对面的楼台。陵夷公主也有些惊讶：“那是大光明寺的念远大师。不过听说念远大师素来不喜到世家里讲经祈福，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念远在金陵城中算得上是最出名的和尚了。不仅仅是因为他佛法高深，更因为他的年纪和才华，或许还有容貌，一个如此年轻、出尘、才华横溢的僧人，比起那些年事已高的高僧来，总是让人更加好奇，也更引人注目一些。

念远只在少年时跟着自己的师父进宫过几次，平时连金陵皇城都不怎么涉足。

谢侯夫人淡淡笑道：“这个我倒听说过一些，高义伯府捐了十万两的香油钱给大光明寺。大光明寺虽然名声在外，但是每年布施、开善堂、义诊等等都花费不菲，高义伯花十万两只求念远大师为爱女诵经祈福，念远大师就算不给他面子也要给方丈面子。”

“原来如此。”陵夷公主点头笑道，“这高义伯倒是个疼女儿的。”

金陵的闺秀们对念远好奇的人不在少数，此时都围着朱初喻询问念远的事情。倒不是她们心中有什么不堪的想法，只是像念远这样的人，即使是僧人，也让人忍不住感到好奇。朱初喻也是一派宠辱不惊的模样，含笑一一回答众人的问题。

这次倒也说不上什么比试，只要是有意展示才艺的闺秀或者才俊，都可以自行出面展示，最后由陵夷公主等人评出其中之最夺得彩头。

南宫墨坐在陵夷公主和谢夫人身边，悠然地欣赏着金陵的闺秀和才俊们的表演。金陵城里，南宫墨这一代的姑娘们还是有些真才实学的，有抚琴的，有弄箫的，有作诗的，也有作画的。

对面的青年才俊们也不甘落后，琴棋书画诗词曲赋各展所长，南宫墨看得兴致勃勃。虽然师叔也押着她学了一些东西，但南宫墨还是有些自知之明的——论才华，自己在金陵城里大概排不上什么号。

“无瑕，你还没瞧过金陵的这些青年才俊吧？觉得怎么样？”陵夷公主含笑问道。谢夫人看了她一眼，笑道：“公主这般问，小心回头卫世子不依。”陵夷公主柳眉一竖道：

“他敢不依！若是无瑕觉得旁人比他强，那就是他自己不争气。男人总是这般，明明是自己不成器，还非要怪女人不好。无瑕，你可不能惯着君陌那毛病。”

南宫墨抿唇一笑道：“姨母放心，我不惯着他。”

“这才像话。”陵夷公主拍拍南宫墨，一边指着不远处的人低声跟她笑道，“你平时也不怎么出门，只怕金陵城里许多人物都不认识呢。喏，对面穿蓝衣的那个……是秦家的三公子，素有‘金陵才子’之称。那个白衣的谢家七公子，书画双绝，明年春闱金榜状元的最热门人选呢。还有那个冷脸的是……已故阳春侯之子陆琤。那个……是上一届的甲榜探花阮郁之，如今已经是正四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听说明年就会进吏部，可算前途无量。原本……这位跟朱家大小姐身份倒是相配，可惜，这位两年前就已经定了秦家四小姐。”

南宫墨——看去，见陵夷公主指的这几位容貌、气度果然不凡。

“阮郁之？”南宫墨的目光落在正在抚琴的儒雅男子身上，挑眉道，“金陵似乎没有姓阮的家族。”

谢佩环轻声道：“金陵确实没有姓阮的家族，这位阮大人出身寒门。不过与金陵秦家的四小姐一见钟情。秦四姑娘身体不好，所以秦家希望能够满十八岁之后再成亲。这两年有秦家在背后支持，这位阮大人算得上是平步青云了。”同一届的进士，就是当年的金榜状元如今也还在正五品的位置上挣扎呢，阮郁之却已经跳到了正四品，而且据说开年之后能再越一级成为吏部侍郎。本朝不成文的规矩，非翰林不入内阁，阮郁之如此年轻，又是翰林院出身，再过几年能成为最年轻的阁臣也未可知。

“秦家无瑕有印象吗？”谢佩环问道。

南宫墨点头道：“谢、秦、蔺、杨、蒋、连、李、苏、赵、朱，金陵十大家。这位阮探花倒是会攀关系。”

谢侯夫人自然也听到了她们的对话，摇头笑道：“谢家不问朝政，只怕如今秦家才是名副其实的金陵第一名门。这位阮大人，听说确实是有些本事。”

“墨儿似乎对这个阮郁之……很好奇。”谢佩环奇道。虽然阮郁之很出色没错，但卫世子无论是容貌气度还是身份地位绝对更胜一筹。

南宫墨笑道：“自然，一个贫寒子弟能够让公主将他和几位名门公子放在一起介绍，难道还不够让人感到好奇吗？”谢佩环摇摇头，表示对阮郁之不感兴趣：“如果不是碰巧跟秦四姑娘有了婚约，他也未必有多引人注意吧。这世上才华横溢的人不知凡几，这位阮大人不过是恰逢其会罢了。”

“看来佩环对这位阮大人没什么好感？”南宫墨侧首笑道。

谢佩环凝眉想了想，不得不承认南宫墨说得没错，但是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唯独对阮郁之没有好感，她清丽的容颜上浮起一丝茫然和疑惑。南宫墨抬手捏捏她的俏脸，笑道：“没

什么，大概是谢三感觉格外灵敏吧，这个人……远远地就散发着一股让人不喜欢的味儿。”

“嗯？”什么味儿这么远都能闻到？

南宫墨眼底掠过一丝冷光，低声道：“人渣的味儿。”

最后一句话谢佩环没有听清楚，却也没有追问。既然不喜欢就不聊这个人了，反正原本也不认识。

“墨儿，你瞧，那是我七哥。”谢佩环带着些骄傲地道。

“谢七公子，果然风雅出众。”南宫墨笑道，了然地看着好友难得的炫耀模样。

旁边，陵夷公主一边看着外面的才艺表演，一边支着耳朵听两人的对话呢，听到此处方才侧过头来笑眯眯地道：“你们这些小姑娘就爱看那些俊俏的儿郎，本宫倒是觉得秦梓煦和陆铮更出色一些呢。”

秦梓煦是秦家嫡长子，秦家下一代的家主；陆铮将门出身，比起阮郁之的温文尔雅和谢七公子的风度翩翩倒是多了几分沉稳和气势。

南宫墨和谢佩环相视一笑，南宫墨道：“姨母说得是，其实我也觉得秦公子和陆公子更好一些，但是总不好扫了谢三的面子。”谢佩环轻哼一声：“就是七哥最好，不信你问念儿。”

坐在她们身后的商念儿捂嘴偷笑，低声道：“他们谁好只怕善嘉县主说了才算呢。”

南宫墨和谢佩环闻言一怔，这才想起来，据说……今天是朱家打算选婿是吧？谢佩环有些僵硬地扭回了脖子，偷瞄了坐在陵夷公主另一边的母亲一眼，木然地对南宫墨道：“你说得没错，秦公子和陆公子更好一些。”她可一点儿也不想让自家七哥娶那个朱初喻。

南宫墨耸耸肩：“念儿说得对，咱们说了不算。”

两个姑娘在这里围绕哪个青年才俊更好争得不亦乐乎，水阁外面的才艺展示却渐渐多了几分火气，从朱初喻出场就有些变味了。

朱初喻选的是作画，但是很快又有两位闺秀入场，其中一位抚琴也罢了，另一位却跟朱初喻一般，选的都是作画。

那边见姑娘们各展画技，自然不甘示弱，很快也有几名青年才俊跟着开始作画，反倒是那抚琴的姑娘被人给忽视了。

“那个弹琴的是藺家的藺无双，画画的是杨家的杨慧婷。杨慧婷的画在金陵也是很有名气的，曾经还得到过太学学正的称赞。”谢佩环凝眉，轻声道。南宫墨蹙眉，淡淡道：“但是……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朱初喻应该是不会选作画的。”

“善嘉县主素有才女之名，却没听说过她善画啊。”商念儿道。

南宫墨和谢佩环对视一眼，眼底都带了几分好奇。

再往后已经没有人上场了，大家便悠闲地等着最后几个作画的人。那位抚琴的藺无双也早早地歇了手，她的琴艺虽然不错，却不算是最好的。

又过了两刻钟，画画的几个人才先后停手。杨慧婷有些傲然地睨视着对面的朱初喻，朱初喻淡淡一笑，从容自若。

陵夷公主含笑起身道：“坐了这么久有些累了，最后这几幅画咱们过去看吧。无瑕，跟我一块儿去。”南宫墨自然从命，她对朱初喻这个人也有些好奇。

“见过陵夷公主，见过星城郡主。”众人齐声见礼。

陵夷公主笑道：“不必多礼，念远大师，幸会。”

念远双手合十一礼，淡笑道：“见过公主，见过郡主。”

自从上次昏迷着被师兄扛回大光明寺，这还是南宫墨第一次看到念远。到底对这个被自己牵连的和尚有些内疚，南宫墨微微点头：“见过大师。”陵夷公主笑道：“杨小姐的画艺名闻金陵，善嘉县主也是金陵有名的才女，本宫都有些等不及了。听说大师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请大师一起品评一番。”

“恭敬不如从命，此乃小僧之幸。”念远道。

四幅画一一展开，两位才俊纯属陪跑。

“咦？”念远清俊的脸上掠过一丝惊讶，上前一步站在了朱初喻的画前。其他人跟着他一起看了过去，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有些震惊地望着眼前美丽端庄的少女。朱初喻画的是一幅山水图，构图并不如何繁复，用色也显得简单了些，但是那看似随意的笔画却勾画出了一幅生动的秋日山川图：山川壮丽，秋叶寥落，红日西垂，给人一种壮丽、苍凉、辽阔之感，这样的画……竟然是一个芳龄十八的闺中女子所画。

回头再看杨慧婷的秋菊图。杨慧婷的画技毋庸置疑，秋菊让她画得鲜活且韵味十足，但是当这幅秋菊图跟那幅秋日山川图放在一起的时候，只会让人觉得前者显得小家子气，像是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差别。但是这两个人，杨慧婷才是实打实的大家小姐，正是这样的身份差别，才让人觉得更加难堪。

念远轻声叹了口气，道：“杨小姐的秋菊笔触细腻，可算得一幅佳作。善嘉县主……”

念远尚未说完，身后便有人道：“秋日山川图气势磅礴，自然更胜一筹。”念远回头，只见身后跟来的众人皆是一副赞同的神色，看向朱初喻的目光也更多了几分激赏。

“早闻善嘉县主才华卓绝，没想到竟是如此了得，假以时日必成一代名家，我等万万不及。”有人赞道。

陵夷公主也叹了口气。虽然她对朱初喻的印象不太好，却不得不承认朱初喻这幅画比杨慧婷好太多了，原本朱初喻就可凭着这幅画名扬金陵，如今有杨慧婷跑出来做她的踏脚石，名声自是更盛。

“自然是善嘉县主更胜一筹。”陵夷公主开口承认道。

陵夷公主话一落，杨慧婷身子一晃，险些倒了下去，幸好被身边的人扶住，她怔怔地望着自己的手，呢喃道：“我……我输了……”

念远叹了口气，轻声道：“既是以才会友，聊作游戏，姑娘不必看得太重。”

“我输了……”杨慧婷仿佛没听见念远的话，痴痴地站着出神。

陵夷公主正要开口说话，只听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善嘉县主和星城郡主同是陛下册封，善嘉县主画艺已经卓然大家，不知星城郡主又如何？”

火突然烧到了自己身上，南宫墨抬头望去，在人群中毫无意外地看到了卫君泽。卫君泽站在人群中，一脸挑衅地望着她。

南宫墨淡淡道：“本郡主画艺平平，不敢献丑。”

被卫君泽一说，在场不少人也开始起哄，要南宫墨一展才艺，不仅是那些好事的青年才俊，还有不少闺中女子。只是不知道，她们到底是希望南宫墨被朱初喻落了面子，还是希望南宫墨能够超越朱初喻，替她们挽回面子呢？

陵夷公主皱眉，不知在想什么的杨慧婷突然一把拉住南宫墨道：“跟她比！一定要赢了她！”

南宫墨低头看着眼神有些狂乱的杨慧婷，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杨小姐，我的画技当真是拿不出手。”杨慧婷根本听不进去，摇着头叫道：“你是陛下册封的郡主，怎么会不如她？我不信！难道满金陵的闺秀还不如一个商户出身的贱丫头？”

这话一出，在场女子的脸色都有些不好看了，因为若是论画，她们中只怕没有人比得上朱初喻。

“对了，你不行还有……还有谢……”

“杨小姐。”南宫墨凝眉打断了杨慧婷的话。谢佩环也不在意，站在南宫墨身边大方地承认：“杨小姐也是认识我的，我的画技确实是不如善嘉县主呢。”谢佩环并不觉得承认自己比别人差有什么大不了的。

“谢小姐和郡主过誉了。”朱初喻盈盈一拜，淡笑道。

“星城郡主自承不如，咱们却怎么能相信？不如请郡主也作一幅画让大家欣赏一番，以辩真假？”卫君泽不甘寂寞，起哄道。这话倒是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赞同的人也想看看星城郡主的画艺，反对的人认为善嘉县主的画已经是金陵闺中女子之魁，绝无人比得上，不看也罢。

陵夷公主不悦地扫了卫君泽一眼，正要让人将他拉下去，旁边朱初喻突然上一步盈盈一拜，道：“既然如此，便请星城郡主赐教吧。”

朱初喻心情也不太好，有了杨慧婷的自取其辱，今天的事情已经可以圆满结束了，

谁知道突然杀出来一个程咬金多管闲事，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如果就这么算了，她刚刚因为杨慧婷而得到的赞誉只怕要逊色三分了。

南宫墨垂眸，沉默了片刻方才叹了口气道：“如此，献丑了。”

“墨儿？”谢佩环有些担心地道。南宫墨安抚地朝她笑了笑，摇摇头表示自己没事，又转向杨慧婷问道：“杨小姐，可能借你的秋菊图一用？”

杨慧婷恨不得立刻毁了这幅代表着自己的耻辱和失败的秋菊图，看都没看一眼便道：“随便你处置。”

“多谢。”南宫墨淡淡一笑，拿起秋菊图走到一边的桌上展开，然后拿起画笔开始挥毫作画。众人虽然不好凑过去打扰，不过能看出来南宫墨是在那幅秋菊图上继续作画，顿时有些失望。杨慧婷的秋菊图已经画得很不错了，依然败给了朱初喻，就不信星城郡主还能将它画得更好。

南宫墨用的时间并不长，不过一盏茶工夫便落下了最后一笔，她将手中的笔投入了旁边的笔洗中。

“献丑了，各位请。”

原本还在闲聊的众人立刻涌了过来。不抱希望归不抱希望，看看星城郡主能把一幅佳作糟蹋成什么样子也是可以的吧？

展现在众人眼前的已经不是方才的一丛秋菊，秋菊背后的远处有山有城，有楼阁宫殿、恢弘的古城，还有满城黄灿灿的秋菊。杨慧婷的秋菊依然在画上分毫未动，但是秋菊远处的那山，那城，那宫殿，还有那满城的菊花，让整幅画顿时多了几分不一样的气韵。

平心而论，南宫墨的画艺比不上杨慧婷，但她画的是背景，且布局奇巧，竟然丝毫不显突兀。

“还有诗？！”有人道。

画的左上方留白的地方题着几行清隽洒脱的行草。南宫墨的字称不上铁画银钩，不过比起一般女子的娟秀，多了几分张扬和潇洒，何况闺阁女子多习簪花小楷，极少有写行书草书的。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人群一阵沉默，许多人半晌说不出话来。

南宫墨的画并不比朱初喻的更出色，这首诗也未必称得上传世绝唱，但是放在现如今这金陵城中也算是难得一见的佳作了。特别是诗中那绝非一般女子写得出来的气势，“我

花开后百花杀”“满城尽带黄金甲”，其间的意境和气势令人叹为观止。星城郡主能写出这样一首诗来，襟怀上已经远胜朱初喻了，除非朱初喻现在就作出一首水平相当的诗来。

在场的这些青年才俊，除了极少数滥竽充数的，都算得上是如今金陵城中最优秀的年轻人，自然不是无理取闹之辈，赞赏朱初喻才华的同时也不会否认南宫墨的才华，何况星城郡主不擅画画，非要她跟朱初喻比本身就是强人所难，不少人都心生惭愧。

对此，南宫墨倒是不怎么在意，她本来就不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借用别人的诗词，就算再怎么被人吹捧又能得意到哪儿去？

朱初喻怔怔地望着南宫墨，虽然脸上的神色力持平静，但是眼底深处却依然难掩那一丝震惊，同时也越加憎恨之前一直挑事的卫君泽：你跟星城郡主有恩怨自己找地方解决，却坏了我的事，最好别让我逮到机会！虽然心中百念丛生，但是朱初喻面上依然是一派平和，上前一步，含笑说：“郡主果真才情卓著，初喻拜服。”

见她如此大方地认输，在场众人对她的印象又好了几分，即便是一直看朱初喻不顺眼的陵夷公主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不过十八岁的女子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心智和忍耐力，若是不出什么意外，此女的前途只怕不会差。

陵夷公主淡然一笑道：“善嘉县主画艺惊人，不过看来星城郡主同样也是才华横溢，不知各位怎么看？”

众人议论纷纷，有的支持朱初喻，无论画工还是意境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有人则看好南宫墨，虽然画工有所不及，但也还算拿得出手，毕竟人家原本就不擅长，而若论气势，朱初喻颇有不如。一时间，双方人马倒是争执不下。

朱初喻心中暗暗扼腕，却也无可奈何，事情到了这地步，她这个做主人的不出来收拾，闹开了只会更加难看，于是只得含笑上前道：“郡主意境高远，气势恢弘，初喻远远不及，甘拜下风。”

闻言，就连不少之前对她踩着杨慧婷上位有些不满的命妇们也在心中暗暗点头，大家女子心里怎么想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知进退。

南宫墨淡然一笑道：“善嘉县主言重了。若论画技，南宫墨远远不及，不过是占着杨小姐和诗词的便利罢了，拾人牙慧，当不得真。”

陵夷公主凤眼微挑，笑道：“你们倒是谦逊。这么说来，今儿本宫这彩头还送不出去了？”

南宫墨笑道：“怎会？墨儿原本就不擅此道，若强要说我画得好，岂不是让我以后都不好意思出门了？何况，在座这么多闺秀俊杰，姨母又怎知没有更好的？”陵夷公主点头笑道：“说得有理。也罢，你就别跟这么多姑娘公子抢这个彩头了，免得回头君陌那小子不高兴。”

南宫墨也不羞怯，莞尔一笑：“姨母教训得是。”

众人重新回到水阁之中后，气氛仿佛一派宁静，却已经暗暗地有了些变化。杨慧婷被杨家的人带了回去，其他的闺秀都有些心不在焉。南宫墨看着不远处坐在一位夫人身边浅笑吟吟的朱初喻，心中暗暗叹了口气。不管最后陵夷公主的彩头花落谁家，今天最大的赢家都必然是朱初喻，从此，金陵第一才女的名声也算是垫得扎实了。似乎察觉到南宫墨打量的目光，朱初喻回头朝她点了点头，嫣然一笑。

南宫墨微微点头，侧过头去跟谢佩环说话，不再朝着那边打量。

“卫世子怎么来了？”谢佩环望了一眼水阁外面，有些好奇地拉了拉南宫墨的衣袖。南宫墨顺着她的目光望去，水阁外面，一袭青衫的卫君陌在高义伯府管事的引领下走了进来。

“他怎么来了？”低声跟陵夷公主交代了一声，南宫墨便站起身来，在众人的注视下出了水阁，朝着卫君陌过来的方向走了过去。看到南宫墨出来，卫君陌也站住不再往里走。

只见水阁外面，青衣男子俊美无俦，白衣女子清丽脱俗，两人站在一起时，女子面带微笑，低声浅语，男子虽然神色淡漠，望着女子的目光却柔和而专注，让看到这一幕的众人也忍不住从心底生出几分羡慕。

陵夷公主含笑说：“果真是一对璧人。”

在座的闺秀们心中也是五味杂陈。对卫君陌这个靖江郡王世子，她们心中多半都是不屑的，并非是因为他这个人，而是因为他出身不明。但是此时看到阳光下携手而去的一对璧人，比起冷峻英挺、气势逼人的卫世子，对于那些号称金陵才俊的男子，她们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

人群中，朱初喻眼底也有几分怅然，不过很快便隐去，脸上重新扬起温婉的笑容。她或许对卫君陌有几分好感，但是……既然不可得，那也不必苛求。她朱初喻求的从来不是什么如意郎君，比起执着于卫君陌而引来南宫墨的敌意，她宁愿退一步放弃卫君陌这个人，这世上谁都不是不可替代的。

“你怎么来了？”因为大家都聚集到水阁那边去了，整座花园显得格外宁静。南宫墨搂着卫君陌的一条胳膊与他并肩走着，一边好奇地问道。卫君陌低头看着她，淡淡道：“来接你回去。”

南宫墨眨了眨眼睛，轻声笑道：“是怕我被人欺负吗？你来晚了，我都被人欺负过了。”

“没晚。”卫君陌淡淡道，“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无瑕好才华。”

南宫墨嘿嘿干笑：“一般般。你早就来了呀，怎么不出来？”

卫君陌摇头不语，南宫墨低着头沉思了半晌方才抬起头来问道：“你把卫君泽怎么

了？”好像她画完画就没有见到卫君泽了，原本以为他是因为没能让她丢脸自己灰溜溜地走了，既然卫君陌提前到了……南宫墨不得不为卫君泽小小地担忧一下。

卫君陌一怔，挑眉道：“无瑕觉得我会将他怎么样吗？”

南宫墨摇头，坚定地道：“不，我一点儿也不想知道他怎么样了。”

“对了，”南宫墨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那个……阮郁之，你熟吗？”身边的男子气息一冷，淡淡问道：“阮郁之？翰林院侍读学士，怎么了？”南宫墨笑眯眯地道：“他家在哪儿？每天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回家？在金陵城中跟哪些人关系好，跟哪些人有仇？”

“无瑕问这个干什么？”问得这么清楚，不像是感兴趣，倒像是有仇。

卫君陌神色缓和了一些，问道：“他得罪你了？”

“他怎么会有机会得罪我？只是看他看不顺眼而已。”南宫墨淡然道，手中随手折下来的花枝已经被捏得不成样子，素手也染上了红色的汁液和淡淡的馨香。卫君陌取出一方白色的手帕替她擦干净，一边道：“他是秦家未来的女婿，陛下看重的臣子。”

“看重？”能让皇帝陛下看重，看来确实有几分本事，“看来这个阮郁之倒不是个绣花枕头。”

卫君陌道：“绣花枕头怎能攀上秦家四小姐，无瑕不要对他动手。”

“你想帮我？”南宫墨挑眉，自然明白卫君陌的意思，他并不是阻止她对付阮郁之。

卫君陌剑眉微扬：“帮你？无瑕是我妻子，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

南宫墨认真想了想，道：“金陵太无聊了，既然陛下想玩儿，咱们把水搅得再浑一些吧？先不用动阮郁之，只是……你说，阮郁之到底是向着秦家还是向着陛下呢？”皇帝想要对世家动手，但是身为十大世家实质上排位第一的秦家的女婿，阮郁之却是皇帝看重的年轻臣子，这可真是……很有趣。

阮郁之，你最好只是同名同姓，否则……

“你说了算。”卫君陌道，“但是，为了别的男人生气，无瑕，我会不高兴。”

南宫墨一怔，抬头看着眼前依然面色冷肃的男人，有些无奈，抬手捏了捏他的俊脸，笑道：“不高兴又如何？”

“我在生气，要补偿。”卫君陌低声道，低头吻住了那两瓣他觊觎已久的芳唇。南宫墨一怔，一时间没能反应过来，被他趁机榨取了更多，“无瑕，我跟他们不一样，相信我……”卫世子何等聪明，不用去查都能猜到南宫墨对阮郁之的反感所为何来。

“嗯……”南宫墨无措地点头，面对某人不动声色却渐渐逼近的压迫感，她从最开始的警惕到渐渐放松，如今甚至懒得挣扎了，想必……某人很快就能够达成目的了。搂着他的肩膀靠在他厚实的怀中，南宫墨在心中暗暗叹息：其实自己早就相信他了吧？到